

电影文学剧本

周民震 著

甜蜜的事业

中国电影出版社

I235.7/52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甜 蜜 的 事 业

周 民 震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50354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80 · 北 京

750354

内 容 说 明

本书以喜剧的形式，描写了江南某糖厂和郊区蔗农几个家庭和几对爱人围绕计划生育问题而发生的一系列误会、矛盾和冲突，形象地批判了男尊女卑的旧思想，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甜 蜜 的 事 业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 $\frac{1}{2}$ 插页：2 字数：57,000

1980年1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7,400册

统一书号：10061·326

定价：0.25元

一、甜蜜的歌儿

碧空如洗，白云浮玉。骋目望去，广阔无垠的甘蔗林袒露着翠绿的胸怀。金风飒飒，蔗浪滚滚，发出海潮般的哗哗声，伴奏着收砍甘蔗时人们陶醉的歌唱，与弥漫蔗林的香甜气息一同洒满了如花似锦的山川田园。

一辆运送甘蔗的卡车在蔗田上疾驶。车上几个男女青年正在昂首畅怀地引亢高歌，迎面扑来的劲风把他们的歌声吹洒在蔗田上。驾驶室里年轻司机田五宝也情不自禁地哼唱着，凝视着前方的一双眼睛里，闪烁着幸福和理想的光辉。

甜蜜的工作无限好罗哟，
甜蜜的歌儿飞满天罗哟，
工业农业手挽手，齐向前罗哟，
我们的明天比呀比蜜甜啵。

甜蜜的工作无限好罗哟，
甜蜜的歌儿飞满天罗哟，

树起革命的新风尚罗哟，
我们的明天比呀比蜜甜哟。

甜蜜的工作无限好罗哟，
甜蜜的歌儿飞满天罗哟，
努力奋斗实现四个现代化罗哟，
我们的明天比呀比蜜甜哟。①

“嗤——！”陡然急刹车，惯性的冲力把车上的人推得东倒西歪，有的翻了个跟斗，纷纷叫起苦来。

男青年甲：“哎！五宝，你怎么啦？”

女青年乙：“注意安全啊！”

五宝跳下车，抱歉地说了声：“对不起，我办点事就来。”便向蔗林一角急速跑去。

男青年丙喊起来：“哦！怪不得，招弟在那儿呢！”

大家望去，蔗林一角，收蔗机停在那里，结着羊角短辫的唐招弟正在埋头修理。青年们忍不住抿嘴笑着，兴味盎然地看着，心甘情愿地等着。

“招弟！”五宝一边喊着跑了过去。

招弟转过脸来，象阳光下一朵含露的花儿，闪亮着绚丽的光彩。

五宝掏出手绢给招弟拭汗，他从她手中接过扳手帮助她修理收蔗机。

① 此歌词为钟灵和周民震合作。

五宝边干边说：“招弟，告诉你，我昨晚作了个梦。”

招弟笑问：“什么梦？”

五宝：“我梦见咱俩去登记，回来第一个就碰见你妈，我大叫了一声：‘妈！’结果把自己给叫醒了。”

招弟半嗔地：“没羞！条件还不成熟，就叫妈？”

五宝急了：“什么？还没成熟？甘蔗都熟了三遍了，你还要我等多久？”

招弟沉吟地：“五宝，我想帮助我爸把芽片育秧试验搞成功再说。……可是难哪！”

“难在哪？”

“难就难在我妈身上。”

“你妈？”五宝不解地。

招弟点点头，哭丧着脸说：“这又快了，如果要再生个妹妹……我爸也别想搞得成试验了。”

五宝感叹地：“唉！我的二婶啊！”

二、唐家

年富力壮的唐二婶拿着一顶猫儿小帽，做完了最后一针活计，兴致勃勃地哼着彩调向一架摇篮走去，把猫儿帽放在空摇篮里。

摇篮里整齐地摆放着唐二婶精心缝制好的小帽、小衣、小裤和小鞋。在唐二婶的幻觉里，一个胖乎乎的男

婴儿在摇篮里活现起来。唐二婶美滋滋地哼着摇篮歌儿：

“小胖子儿，摇篮子儿，摇篮里边有个胖小子儿……”唱着唱着，伸手去摇摇篮。发现坏了，“哟”了一声，“胖小子”不翼而飞。唐二婶泄气地，“怎么又坏了？”便向窗外喊道，“盼弟，快把你爸找回来。”

五岁的女孩儿盼弟应道：“哎！”便一溜烟跑走了。

两个脑袋埋在一块，研究着甘蔗盆里枯萎的蔗苗。

“爸爸——”传来盼弟的喊声。

两个脑袋一动不动。

“爸爸，爸爸！”盼弟跑到跟前喊道。

“爸爸忙着。”埋着的脑袋仍然不动。

“我妈叫你回去。”

一个脑袋抬了起来，是面有难色的唐二叔，他自语地：“又有什么事了？”

镜头拉开，唐二叔的背上背着三岁的梦弟。

另一个脑袋抬起来，是公社农科站的技术员杨爱甘。

杨爱甘为难地看着唐二叔，唐二叔也为难地看着杨爱甘。杨爱甘说：“二叔，先回去吧！一会儿我上你那儿去。”

这时，唐二叔另外两个女儿迎弟和来弟放学了，一边喊着“爸爸”，一边跑过来。

在回村里的路上，唐二叔抱着试验甘蔗芽片育秧的苗

盆走着。他的身后是迎弟、来弟、盼弟，依次排着队，尾随而行，每人手里抱一只小苗盆，原来背在背上的小梦弟走在最后，手里还拖着一个木制鸭子玩具。木鸭子发出呱呱的叫声。

正在古榕树荫盖下编织葵扇的一组妇女看着这一队人马鱼贯而去，发出各种不同的笑声和议论。

大嫂子队长说：“唐二婶这回要再生不出个儿子来，我这个管计划生育的队长就更难办了。”

一姑娘：“哼！真是个大难！”

唐二叔修理着摇篮。

唐二婶在厨房一边干着活儿，一边嘟哝着：“我不信，你真心不想要个儿子？一眨眼就进步了，还跟我讲计划生育！”

唐二叔：“招弟她妈！打倒‘四人帮’，人人都进步了，心思全扑在四个现代化上，可你……”

“得了，得了，生个儿子你别要！”

唐二叔修着摇篮，眼睛却盯着旁边的苗盆。少顷，停下手来，抚摸着那盆枯萎了的小蔗苗，叹了口气，半自语地：“到底什么时候能生出来呢？”

唐二婶边干活儿，答道：“别急，就这几天了。”

唐二叔摇摇头，喃喃地说：“就怕和上几回一样。”

唐二婶眉开眼笑地：“不，绝不会。这回呀，我心里

觉得特别美，特别甜，保准是……”

唐二叔打断她：“可别再死了。”

唐二婶气愤地转过头来：“什么?! 还没生出来，你就咒他死!”

唐二叔：“它要死我有什么法子。”

唐二婶：“啊?!”

唐二叔有些慌乱起来，忙解释说：“多试验几次也许就不死了!”

唐二婶勃然震怒，冲出来喊道：“你说什么呀?”

唐二叔有些惊慌：“我，我说蔗苗。”

唐二婶哭笑不得，长叹一声，说：“你呀! 满心思就是你那甘蔗芽片育秧法!”

唐二叔右手拿起一节尺多长的甘蔗，左手拿着一小片甘蔗芽片，说：“用这个（指甘蔗）做种，一亩地得用一千三百斤，如果改用这个（蔗片）做种，一百多斤就够了，你看能省多少甘蔗? 都是白糖啊!”

唐二婶怒气未全消除，说：“甘蔗再多，白糖再甜，也不能当你的儿子。”

这时盼弟跑进来，喊道：“妈妈，人家说你再生个妹妹，就赛过‘五朵金花’……”

“你胡说什么!” 唐二婶跳起来，要去阻止她说不吉利的话，突然“哎哟”一声，双手捂腰，唐二叔忙扶她坐下。

来弟、盼弟给唐二婶捶腰。唐二婶感叹地：“唉! 我

这个腰疼病说犯就犯，到老了可怎么得了。”摸摸孩子的头，“那时候，你们全都嫁出去了……”

唐二叔：“进屋歇歇吧！”

来弟、盼弟扶唐二婶进里屋。

唐二叔继续研究甘蔗芽片。

忽然里屋传来一声：“哎哟！”

唐二叔抬起头：“又怎么啦？”

唐二婶沉着的声音：“叫车！”

唐二叔：“啊？要生了？”

唐二婶在窗口露出了满怀希望的笑脸。

唐二叔慌忙跑出，正与杨爱甘撞上。

杨爱甘：“出什么事了？”

唐二叔：“你二婶要生了！”

杨爱甘捧着一盆枯萎的蔗苗感慨地：“生蔗苗要象二婶生孩子那么顺当就好了。”

唐二叔一跺脚：“嗨！别气我了！”

二人急奔出。

两辆疾驰的运蔗卡车。

透过驾驶室的窗玻璃，司机全神贯注地驾驶着，旁边坐着唐二婶和招弟。

后面一辆运蔗卡车驾驶室内，五宝在驾驶着，唐二叔与杨爱甘并坐一旁。

杨爱甘抱着那盆蔗苗说：“唐二叔，听说糖厂有个技术员也在搞芽片育秧试验，我们顺便找他交流经验。”

神情紧张的唐二叔似未听见。

杨爱甘：“二叔！……”

唐二叔发着愣，半自语地：“要是再生不出个男孩，我只好和它分开了。”

杨爱甘一惊：“啊？你要跟二婶离婚？”

唐二叔不明白地：“嗯？”

杨爱甘极其紧张而认真地：“你可不能这样做，二婶虽然有缺点……”

唐二叔拍了下蔗苗试验盆：“跟它！”

五宝陡然紧张地喊起来：“哎呀！那更不能啊！”车子猛然晃了一下。

唐二叔、杨爱甘不解地望着他：“怎么？”

五宝脱口而出地：“这可关系到……”谈到此忙停口。

杨爱甘问：“什么？”

五宝机警而双关地：“关系到甜蜜的事业……”

杨爱甘赞赏地：“啊！这话算说到我心窝里了！”

唐二叔叹了口气：“咳！都怪我觉悟得太晚了……”

杨爱甘非常虔诚地：“老天爷，帮帮忙吧！让二婶生个男孩就万事大吉了。”

五宝由衷地：“你这话也说到我心窝里了。”

三、田家

栉比鳞次的糖厂宿舍区，浓荫如盖的木菠萝树排列在楼房前，象一条条绿色的长廊。

五宝骑着自行车回到家。他疲倦地推门进屋，喊了一声：“妈！”没人回答，走到厨房门口一看，炉子上的菜锅正炖着猪脚，香味扑鼻。田大伯坐在炉旁守着，一面在专注地做着破碎甘蔗的新刀具模型。另一个炉子上煮着饭。五宝的姐姐四秀也坐在炉旁守着，一面在埋头看着一本科研资料。

五宝笑了：“嘿！妈不在家，全体动员搞国计民生哪！”说着卷起袖子洗起碗来。

五宝：“爸爸，我提醒你：上次炖猪脚，你就忘了放盐。”

“忘不了。”田大伯一边专心研究刀具，顺便抓了一把盐放进锅里。

饭锅沸出来了，四秀竟未发觉，五宝急忙打开锅盖，一看，叫起苦来：“哎哟！放了多少水？”

四秀头也不抬：“按百分比，百分之二十二比百分之七十八呀！”

五宝：“嗨！书虫！”

田大伯：“哼！按百分比煮饭，喝稀粥吧！”

五宝：“喝粥就喝粥，反正天气热。爸爸，可别忘了

放盐。”

“忘不了。”田大伯专心做工具，顺手又抓了一把盐扔进锅里。

五宝看看墙上挂钟已十二点，埋怨地：“人家家属生产队早都收工了，我妈总是要晚回来。”

田大伯不无怨意地：“现在当官了，指望不上她啦，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大委员！”略带讽刺意味地向观众笑了笑，“田大妈委员！”

糖厂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里。

田大妈戴着老花镜伏在办公桌前，手指拨着一个袖珍算盘，口中念念有词：“六上一去五进一，三下五除二，九去一进一，……”然后把数字记在一个小本上。

李满姑拿了一叠材料进来。

李满姑：“田大妈，这是我们三区的计划生育登记表。”

田大妈：“哦，满姑，我算了算家属二区今年的人口帐。按这个算法，今年他们能增产白糖两万七千五百斤。”

李满姑惊讶地：“人口帐能算出白糖的增产量来？”

田大妈：“你看看帐本吧！这还只是一笔小帐呢！”

李满姑接过看看，笑道：“哟，怪不得你老拿着个小算盘哪。”

田大妈：“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啊！”说着把算盘放在手提袋里，和李满姑走出办公室，“我得去找找工

会宣传干事老莫同志，他要给我们编些文艺节目。”

四、莫家

老莫穿着一件笔挺的新衬衣，手里拿着一个女洋娃娃在路上走着。不时习惯地掸掸衣服上的灰尘。当行人拥挤着走来时，他老是东躲西让，生怕碰脏了新衬衣。

老莫走到一条正在修挖的水管沟旁，试着想跳过去，试了两次，终于不敢起跳，绕着路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老莫兴致勃勃地走上楼梯，未到家门口就大声嚷起来：“阿芳，阿芳，你猜我买了什么……”一边喊着推开了房门，忽然一个枕头飞来，他急低头躲过，不料又一个枕头飞来正中他的脸上。小男孩小英爬伏地上，大男孩小秀猛扑过来，二人扭作一团，老莫的爱人阿芳忙过来拉开了。

小英一见爸爸，高兴地伸开两只手跑来：“爸爸，给我买蜡笔了吗？”

老莫看见两只黑手伸来，赶忙退避。

“快给我！”黑手节节逼近老莫。

老莫连忙跳奔：“别过来，别碰我，别……手，手……”话音未落，一双小黑手无情地抓住了老莫身上崭新的衬衣。

“哎呀！”老莫不觉惨叫了一声。

雪白的衬衣上出现了两只小黑手印。镜头摇到衣架

上，两三件衬衣上都有着不同形状的小黑手印。

老莫生气地瞪着小英，一看，新剃的光头；再看看小秀，又是一个新剃的光头，真是火上加油，怒不可遏：“阿芳！你怎么把他们的头发……”

阿芳：“天热，长痱子。”

老莫几乎暴跳起来：“咳！也别剃成个电灯泡哇！”

阿芳：“头发再长，也不能变成女孩。”

“那，那，那也比看着俩秃和尚好受点儿！”

两个男孩都来抢洋娃娃，老莫更加生气：“去去！做功课去！”

孩子不高兴地走到小桌旁，阿芳让他们坐好，做功课。

老莫小心地把女洋娃娃放在沙发旁的小茶几上，仔细端详着她那可爱的笑脸，越看越高兴，下意识地吧视线移到两个正在做功课的孩子身上。顿时出现了幻觉：小秀、小英头上都长了长辫子，扎上了美丽的蝴蝶结，还穿着彩花连衣裙，正在向老莫甜甜地笑呢。老莫沉入陶醉的幻觉中，不由眉开眼笑起来。“匡啷”一声，小英把桌上的茶杯碰翻了，两个光头一晃悠，老莫的梦幻破灭了，无可奈何地嘘了口气。

老莫对阿芳说：“来，你一定要常看看她（指洋娃娃），这是胎教，很要紧。”

阿芳走进厨房做家务，心不在焉地：“我可不想再要

了。”

老莫起身追进去：“阿芳，我跟你说……”

这时小秀一把将洋娃娃拿了去，小英见了奔过去抢，小秀跑到阳台，小英追到阳台，小秀眼看要被小英抢了去，索性一扔，从阳台扔下楼去了。

洋娃娃从天而降，正好落在路过楼下的田大妈怀里。她莫名其妙地看了看老莫家的阳台，与李满姑相视莫解。

小英跑下楼来，向田大妈讨回洋娃娃。

田大妈笑问：“小英，你们男孩子也玩洋娃娃？”

小英：“是我爸爸玩的。”

“啊？！”田大妈和李满姑大觉奇异。

这时老莫出现在阳台上：“田大妈……”

田大妈：“这洋娃娃是你的？”

“嗯……”老莫一时张口结舌。

田大妈有意追问：“干什么用？”

老莫：“没……没什么，参考参考……”

李满姑吃惊地：“啊？！”

老莫：“构思构思……”

田大妈更糊涂了：“什么？”

老莫连忙解释：“哦，我……我想做个模型……”

李满姑插嘴道：“你的兴趣可真广，听说你要给我们编个戏——《新刘三姐》对歌？”

老莫：“对啊，对啊。”

田大妈：“这刘三姐怎么宣传计划生育？”

老莫：“哎！批判男尊女卑的旧思想不就是配合宣传计划生育了吗？你知道，我一向是主张女尊男卑的……”

“哈哈……”田大妈和李满姑都笑了。

老莫赶紧借梯下楼，说了声“再见”，就缩回身去。

五、七十二行算哪行

田大妈与李满姑边走边说话。

田大妈神秘地：“从刚才侦察到的情况看，说不定老莫还想要个女孩。”

李满姑：“阿芳会同意？”

田大妈：“阿芳是个糯米糍粑的性子，怕拗不过老莫。你要继续侦察，在我们厂可不能再出现小三儿啊！”

“哎！我走了。”李满姑刚走，田大妈又叫住她，从手提袋里拿出包草药，“满姑，人家都说这草药灵着呢！试试吧！”

李满姑：“偏方我吃多了，我看没孩子倒消停。”

田大妈：“还想瞒我？结婚八、九年了，不想个孩子？”

李满姑：“没孩子，做计划生育宣传员的工作更方便。”

田大妈：“看你说的，我们宣传计划生育，可不是禁